

江淮英豪

申彤荣 编著



金陵藏书

江淮英豪

申彤策 编著



金陵藏书

编者简介

1946年1月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
1958年申家坪村完小毕业；
1964年平顺中学高中毕业；
1968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毕业；
1969——74年江苏省海门县劳动、任英语教师；
1974——77年江苏省连云港中国银行职员；
1977——88年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科员；

1988——2006年（交通部属）南京长江油运公司任英文翻译，后曾任其系统下属南京派利贸易公司经理；

2006年2月退休，后在南京慧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美国企业）任出口部经理。

作者除短时间做中学英语教学和中国银行工作外，大部分时间从事国际经济贸易和运输工作。1977年调入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后，有一段时间主管江苏省外贸土畜产系统的信贷资金和物资的分配和调拨，后又从事对外经贸业务。在1980年代初，曾参与我国第一批圆筒型塑料袋编织机从日本国的引进工作，后来直接从事塑料编织袋的出口。调入交通部属大型企业——南京长江油运公司后，从事对外石油进出口运输业务。期间，协助有关部门开辟了到韩国、新加坡和朝鲜等国外港口的航线。退休后，被聘在南京慧城机械有限公司（美资企业）任经济顾问、出口部经理，负责设备的出口事宜。

因长期从事外经贸工作，国外朋友较多。曾出访日本、韩国、新加坡、朝鲜和澳大利亚以及香港地区。

此外，曾翻译国外小说、故事等，翻译或编写其它各类文章、如趣闻、异域风情等，写作评论、经济论文和工作探讨等近70篇发表在各种刊物上。还参与编写《新编财经工作手册》（1989年南京出版社）和《外贸会计学》（1989年南京出版社）。著作有：《上党戏之旁议》和影视剧本《江淮英雄》。

《江淮英豪》简介

元朝末年，元顺皇帝在妖僧的怂恿下，沉溺酒色，不理朝政。各地军兵祸害百姓，使人民背井离乡，苦不堪言。于是，有刘福通、徐寿辉、方国珍、张士诚、郭子兴等纷纷起义。

朱元璋在贫困交加的情况下，离开寺庙投身于郭子兴义军中。接着，他回乡招得徐达、汤和、费聚、花云等英雄好汉，进而又有廖永安、常遇春和胡大海等猛士加入。在李善长等谋士相助下，大家团结一心，凭借智慧及勇敢，建功立业，接连夺取定远、滁阳、和阳、六合，而后同巢湖民军联合，出巢湖，击败元军夺得太平，进而攻取金陵，在江淮一带解放了大片土地和人民。

由于徐寿辉、陈友谅和张士诚的侵扰和不合作，朱元璋又与他们发生了战争。最后，江淮英豪们在军师刘基的谋划下，打败了陈友谅和张士诚，吸收了方国珍，建立了大明朝。北方的元统治者，也在徐达和常遇春的全面进攻中，逃亡荒漠。统治中华八十多年的元帝国土崩瓦解。

作者

2015 年 12 月

江淮英豪

主要人物表

爱猷识理达腊	也先帖木儿	赵打虎	朱文逊
脱脱	吴通	李福安	王鼎
顺帝	郭山甫	张士德	花云妻
哈麻	郭妹	中军	花云妾
二蕃僧	郭夫人	金陵监狱看守	王若水
汝柏中	邓友德	施耐庵	徐寿辉侍卫
朱元璋——元璋	常遇春	达什帖木儿	陈英杰
军官甲	廖永安	元廷太监	张德胜
郭子兴——子兴	廖永中	李文忠（成年）	朱虎
张氏	桑世杰	张明鉴	李明道
马氏	张得胜	马世熊	傅有德
侍女	华高	孙氏	丁普郎
大公子	蛮子海牙	徐寿辉	郑仁杰
二公子	老星卜刺先	徐寿辉丞相	胡廷瑞
鲁	完者不花	严再兴	朱文正
彭大	达鲁花赤	丁德兴	夏义
赵军用	普鲁罕忽里	邵荣	小明王
孙德崖	靳义	吕珍	薛显
徐达	陶安	张士信	牛海龙
汤和	李习元	张兴祖	张子明
花云	汪广洋	赵普胜	韩成
吴良	陈埜先	赵盟	铁冠道人
吴桢	康茂才	陈友谅	癫僧
耿再成	陈兆先	张定边	陈友谅妃子
耿炳文	张士诚	陈友谅弟	陈友谅子善
华云龙	潘原明	王宗显	陈友谅子理
郭兴	严再兴	吴世杰	郭英
郭英	张士底	胡德济	张必先
费聚	福寿	帖木烈思	罗复仁
寨主	杨宪	石抹后孙	杨
缪大亨	张德	李相	五太子
秦把头	俞通	宁安庆	李伯晟
冯国用	张鉴	许爱	窦义
冯国胜	何文正	宋伯颜不花	十条龙
李善长	赵继祖	张斌	张士诚妻刘氏
李文忠	郭天宝	胡大海副将	辰保
李文正	吴良	刘基家员	王弼
沐英	吕珍	孙炎	卜颜帖木儿
胡大海			

镜头：

钟山鸟瞰。明孝陵全景。

画外音：

南京。巍巍钟山，青松翠柏汇成浩瀚林海，郁郁葱葱，景色优美。其间，掩映着两百多处名胜古迹，明孝陵就在其中。

明孝陵的寝宫内安睡着一位历史伟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以及马皇后。

谁能料到，一个贫穷的放牛娃，时常一日三餐不继，16岁当“游方和尚”，25岁入伍当兵的朱元璋，居然成了大明开国皇帝！

现在就让我们顺着神道，走近那个时代，走近这一代江淮英豪吧！

1、序幕 夜。

一乘豪华小轿出皇宫，匆匆上路。

轿中人不停催促：“快！快！”

轿子在元相脱脱府前停下。

轿上下来一皇子打扮的年轻人走进府内。

两边卫士本欲上前拦阻，见来者是皇子，纷纷跪到。

皇子径入。

元相脱脱府第。

脱脱正在读书。忽然有家人报说：“老爷，太子爷驾到。”

脱脱一听连忙起身相应：“不知太子驾到，有失远迎。”

皇子：“老相爷不必多礼。小王有要事相告。”

脱脱叹息道：“某为屯田足食起见，往来督察，已无暇晷；近且寇氛不靖，汝、颍、江、淮，日见糜烂，每日调遣将士，分守各处，尚且警报频来，日夜焦烦，五中如焚，宫禁事情，无心过问了。”

皇子爱猷识理达腊道：“现在乱事如何？”

脱脱道：“刘福通出没汝颖，徐寿辉扰乱江淮，方国珍剽掠温台，张士诚盘踞高邮，剧盗如毛，剿抚两难。近闻池州、太平诸郡，又被贼党赵普胜等陷没，江西平章星吉，与战湖口，兵败身死。赵普胜作乱，星吉殉节，某正拟上奏，再出督师。不知宫中情况如何？”

皇子：“小王正要相告。如今宫中正是君不君，臣不臣。朝纲大乱。”

脱脱道：“如何宫禁中闹得这般情形，难道哈麻等日侍皇上，竟不去规谏么？”

皇子道：“太师休提起哈麻，他便是祸魁乱首哩。”

脱脱大为惊异道：“说来听听。”

皇子道：“丞相有所不知，哈麻引进一个番僧，日侍父皇左右；这番僧无他技能，只有一种演揲儿法，独得秘传。所谓演揲儿，乃是大喜乐的意义。大喜乐三字，实是一种运气的房术。父皇得了番僧，如获圣师，当即授职司徒，令他在宫讲授，悉心练习。哈麻有一妹婿，名叫秃鲁帖木儿，曾为集贤院学士，出入宫禁，又鼓惑父皇演练什么‘双修法’，说什么‘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其实不过一保存现世罢了。要父皇双修法，专事房中行乐。并推荐西僧结琳沁，广选美女入宫，演习种种秘术。二僧日授秘密法，夜参欢喜禅，无拘无束，逍遥自在。他又想出一法，令宫女学为天魔舞。每舞必集宫女十六人，列成一队，各宫女垂发结辫，首戴象牙佛冠，身披纓络大红销金长裙，云

肩鹤袖，锦带凤鞋，手中各执乐器，带舞带敲，逸韵悠扬，仿佛月宫雅奏；霓裳荡漾，浑疑天女散花。临舞时先宣佛号，已舞后再唱曼歌，乐得父皇心花怒开，趁着兴酣的时候，就随抱宫女数人，入秘密室，亲试这演揲儿法及双修法。后来愈加放恣，不论君臣上下，统在一处宣淫，甚至男女裸体，公然相对，艳话淫声，时达户外。两僧又私引徒侣，出入禁中，除正宫皇后外，统是一塌糊涂，不明不白。后又敕造清宁殿，及前山、子月宫诸殿宇。工竣后，遂于内苑增设龙舟，自制样式，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上有五殿，龙身并殿宇俱五采金装，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

脱脱道：“哈麻如此为恶，不特负皇上，并且负某。某当即日进谏，格正君心。”

皇子道：“全仗太师！”

脱脱道：“食君禄，尽君事，这是人臣本分呢。”

皇子申谢而别。

脱脱还未免怀疑，又对侍者道：“果然如此吗？”

侍者：“吾等也早有所闻。”

脱脱道：“待老夫问过汝中柏再说。”

脱脱：“太子所言可是真的？”

汝中柏：“太子所言句句是实。如今朝廷真是到了荒淫无耻的地步了。”

脱脱太师大怒：“这些狗贼，想亡我大元吗？我当立即入朝去见皇上。”

脱脱盛气入朝。至殿门下舆，大步趋入内廷，不料被司阍的宦官出来阻住：“太师此时进殿所为何事？”

脱脱怒叱道：“我有要事奏闻皇上，你为何阻我进去？”

宦官道：“万岁有旨，不准外人擅入！”

脱脱道：“我非外人，不妨入内。”

宦官再欲有言，被脱脱扯开一旁，竟自闯入。

这时候的元顺帝，正在秘密室演法。

秃鲁帖木儿报道：“不好了！丞相脱脱来了！”

顺帝喘着道：“就说我无暇见他！司阍何在？如何令他擅入！”

秃鲁帖木儿道：“他是当朝首相，威焰熏天，何人敢来拦阻？”

顺帝道：“罢了！罢了！我便出来，你速去阻住，教他在外候着！”

秃鲁帖木儿出去，顺帝方着了冠裳下床，慢腾腾地出来。只见脱脱怒目立着，所有秃鲁帖木儿以下，俱垂头丧气，想已受脱脱训责，所以致此。

帝当下出问脱脱道：“丞相何事到此？”

脱脱听着，便收了怒容，上前叩谒：“脱脱参见万岁！”

顺帝：“罢了，有事起来说吧。”

脱脱起身：“谢万岁。”遂启奏道：“乞陛下传旨，革哈麻职，逐西番僧及秃鲁帖木儿等，以杜淫乱！”

顺帝道：“哈麻等有何罪名？”

脱脱道：“古时所说的暴君，莫如桀纣，桀宠妹喜，祸由赵梁，纣宠妲己，祸由费仲，今哈麻等导主为非，也与赵梁、费仲相类，若陛下还要信任，不加诛逐，恐后世将比陛下为桀纣哩。”

顺帝道：“哈麻系卿所举荐，如何今日反来纠劾？”

脱脱道：“臣一时不明，误荐匪人，乞陛下一律加罪！”

顺帝道：“这却不必！朕思人生几何，不妨及时行乐，况军国重事，有卿主持，朕可无虞，卿且让朕一乐罢！”

脱脱道：“变异迭兴，妖寇日炽，非陛下行乐之时，陛下亟宜任贤去邪，崇德远色，方可拨乱致治，易危为安，否则为祸不远了！”

顺帝道：“丞相且退，容朕细思。”

脱脱：“谢万岁。”趋出内廷。

脱脱既出，哈麻等都偷看顺帝。

顺帝仍面带不快：“真乃多管闲事！走，接着行乐！”

众臣也相视而笑。

笑声中狂风暴雨袭来。天空黑云如墨，狂飙陡起，电光闪闪，雷声隆隆。

推出：江淮英豪

元至正十二年春二月

2、皇觉寺。大雨。

一座破败的寺庙。门前“皇觉寺”三字仍清晰可辨。寺内，尘丝蛛网，布满殿堂。

寺内，一个约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和尚，头发已多日未剃，满脸长着胡须，僧衣破旧，但相貌奇伟，消瘦的脸上透着英气。

他正焚香卜爻：“先问远行。”

抽扞一根，看扞：“不吉。”

再抽一根：“问留住。”

看扞：“又不吉？！”

和尚大惊道：“去既不利，留又不佳，这便如何？”

沉思片刻，复虔诚叩祝道：“去留皆不吉，在此乱世，莫非令我吃粮当兵不成！”

和尚随手掷扞，看了一下，当下跃起哈哈大笑：“神明已示我去路，我还要守这僧钵做甚？”

和尚遂把钵盂内稀饭喝光，丢在一旁。然后，走到另一间睡房，用一破包单包了一条破旧不堪的薄被挎在肩上，大踏步走出寺门。

和尚来到一坟墓前跪到，三拜已毕：“师傅，在徒儿无处可去时，是您收留于我，教我识字断文、习练武功，徒儿感激不尽。可如今处此乱世，民不聊生，寺庙破败，徒儿无法留在寺中。我要去投奔义军将领郭子兴去了。倘然一日得第，徒儿一定重修寺庙！”

祷毕再拜。起身上路。一直消失在远方。

3、濠州。晴。

遥见城上兵戈森列，旗帜飘扬。城外又有大营扎着，好几个赳赳武夫，守住营门。和尚大踏步来到营门，不遑他顾，径直闯入，门卒忙来拦阻。

和尚嚷道：“主帅在哪，主帅在哪！？”

营中兵士也闻声出来，看他是个和尚，已觉令人惊异：

“嘿，是个和尚哎！”

“哎，和尚也当兵啊！”

一军官模样的人过来：“姓名？”

和尚：“朱元璋！”

军官：“有无介绍？”

朱元璋（以下称元璋）：“郭元帅何在？我要见他！”

众：“这是谁啊，这么横！”

“该不是奸细吧？！”

“把他捆起来，送到元帅处！”

元璋被缚，拥入城中。元璋一路不停挣扎、喊叫。

4、主帅帐前。当日。

元璋被推至主帅帐前毫不畏惧：“明公不欲成大事么？奈何令帐下守卒，束缚壮士？”很是自命不凡。

军官：“休得无礼！快给郭元帅扣头！”

元璋：“先说话，再扣头不迟！”

主帅郭子兴（后称子兴）初见他无礼，不悦。继见他状甚奇兀，龙形虎躯，开口时声若洪钟，脸上渐露喜色：“看汝气概，果非常人，汝愿来投效军前么？”

元璋：“是！不投军，我来做甚？”。

子兴笑道：“爽快！爽快！”

元璋：“爽快就先松绑啊！”

子兴：“来来来，先给他松绑！”

左右给他松绑。

元璋：“捆得还有些吃不消……好，问吧！”

子兴：“家住何地？”

元璋：“钟离！”

子兴：“为何要当兵？”

元璋：“同元帅一样，要推翻元顺，消灭鞑子，解救黎民百姓！”

子兴哈哈大笑：“壮士志向不小。收下了，就在本帅左右行走吧！”

元璋：“谢元帅！”

5、濠州城外。晴。

子兴与元军交战。败。元军追杀过来。

元璋拍马赶来相助：“元狗休得无礼！元帅，我来也！”战数合，败元军。

元璋追上子兴：“元帅受惊了！”

子兴：“亏得元璋赶来相救。”

元璋：“这是下属本分。”

一同回城。

6、元帅府。

子兴军事已了，踱入内室。

张氏：“老爷回来了！”

子兴：“回来了！”

侍女送上茶：“老爷用茶。”

张氏：“今日战事如何？”

子兴：“好险！要不是朱元璋，本帅差点受伤。”

张氏：“那应该奖励他才是。”

子兴：“是啊，他近日屡建战功。”

张氏：“妾观元璋，不是等闲人物，他的谋略如何，妾未曾晓，惟他的状貌，与众不同，将来必有一番建树，须加以厚恩，俾他知感，方肯为我出力。”

子兴：“我已提拔他为队长了。”

张氏：“这不过是寻常报绩，据妾愚见，还是不足。”

子兴：“依汝意见，将如何？”

张氏：“闻他年已二十五六，尚无家室，何不将义女秀英，配给了他？一可使壮士效诚，二可使义女得所，倒也是一举两得呢！”

子兴：“汝言很是有理，我当示知元璋。”

张氏：“请小姐出堂。”

侍女：“请小姐出堂！”

马秀英，身材窈窕，模样端庄，神情秀越，秾而不艳，美而不佻；还有一种幽婉的态度，举止从容，并没有疾言遽色。

马秀英款款而出，见子兴夫妻：“孩儿给干爹、干娘请安！”

张氏：“我儿坐了，干娘有话对你言讲。”

马秀英：“儿听干娘吩咐。”

张氏：“你爹娘去世早，将你托付于我和你干爹。如今，你已成人，干娘一直将你的婚事挂在心上。现帐下有一军官名叫朱元璋，很是出众，我和你干爹欲将他招赘咱家，也好让你终身有靠。不知我儿心下如何？”

马氏：“但凭干爹、干娘做主。”

子兴：“既然我儿愿意，那就摘日成婚。”

马氏：“谢干爹、干娘。”

7、城中一馆舍。馆内悬灯结彩，设席开筵，热闹非凡。婚礼上，宾相司仪，笙簧合奏，请出了两位新人，行交拜礼。

宴席上。军官们都纷纷向子兴敬酒、祝贺。

军官们向两位公子敬酒：“向两位大舅子敬酒啦！为二位大舅子有了一个妹夫干杯！”

大公子已醉：“什么妹夫，一个和尚而已！”

二公子：“是啊，一个和尚……”说完醉爬在桌上。

众人面面相觑。

8、洞房，灯火通明。

元璋：“元璋出身寒微，能得配小姐，真是三生有幸。”

马氏：“郎君不必如此说，既然做了夫妻，就是一辈子的事，但愿咱夫妻能白头到老。”

元璋：“无论日后是贫是富，元璋决不负小姐。”

马氏：“我记住夫君的这句话。好了，天不找早了。说不定明日还有军事，早点安歇吧。”元璋将马氏抱到床上。

龙凤交辉，一宵恩爱。

9、大街上。夜。

大公子与二公子互相搀扶着回家。步态蹒跚。

二公子：“哥，你说这和尚还真幸运，倒成了咱的妹夫了。”

大公子：“兄弟，你，你，你说的是，一个穷小子，以，以后不要骑到到咱哥俩头上吧。”

二公子：“咱得想办法治治他。”

大公子：“咱得治，治他！”

10、元帅府。夜。

子兴灯下阅书。两位公子进到府内。

子兴抬头：“我儿这般时候还来，有何要事？”

大公子：“父帅，孩儿此时来有事要报。”

子兴：“讲来。”

大公子：“父帅，您待朱元璋不薄，近来又将他招在家下为我妹夫，可背后他却对父帅不敬。”

子兴：“此是何意？”

大公子：“听我手下说，朱元璋背后常说父帅缺少军事才能。”

子兴：“何人所讲？”

二公子：“我手下人所讲。”

子兴：“我却不信。我对他很是重用……不是你们两个与他有隙？”

大公子：“父帅明鉴，我兄弟俩是您的亲儿子，还会骗您不成？”

子兴：“你们下去吧！”

两兄弟：“孩儿告退。父帅也早安歇。”言毕，离去。

子兴起立，在室内走动。若有所思。

11、营房内。日

子兴坐帅位，副帅孙德崖、张天佑、大公子、二公子、朱元璋等依次坐定。

子兴：“本帅自濠梁起义，现已取濠、泗二州。但元军也不罢休，常欲复取。各位有何高见？”

孙德崖：“以愚之见，可遣使去往徐州，与徐州义军联合，以抗元军。”

元璋：“据我所知，徐州义军多由私盐商贩参与，所受军事训练不多。不知是否能成大事？”

大公子：“徐州李二、彭大、赵均用等也是绿林中人。我看可去联络。”

元璋：“但彭大、赵均用之间有隙，他们并不可靠。”

子兴：“我看派人联络一下未尝不可。何人原往？”

众互相观望。

大公子：“我看朱元璋可去，他当年做和尚外出化缘，对那里熟悉……。”

元璋手指大公子生气：“你，你，你……我不去！”

子兴：“元璋，就你去吧！”

元璋：“不去！”

子兴勃然动怒：“你敢不听军令！来人！把他押起来！”

元璋：“父帅！父帅！”

军士将他押走。

子兴满面怒容：“各自操练去吧！”

大公子和二公子相视，而后哈哈大笑。出帐。

12、监房。夜。

元璋大喊：“来人啊，来人啊！要饿死我吗？”

未见人来。又喊。仍未来人。他回身躺在乱草堆上，闭上眼睛。

大公子和二公子说笑着来到监房外。

大公子：“喂！姓朱的！”

二公子：“和尚！醒醒啊！”

元璋睁开眼，见是他两，怒：“你们来干什么？走远点！我不想看到你们！”

大公子：“我们来看看妹夫不行啊？”

二公子：“怎么样？两天没吃饭的滋味如何？”

元璋：“你两天不吃饭试试看！让秀英给我送饭来！”

二公子：“送饭，让我妹给你送饭？”

大公子：“你凭什么啊？就你一个和尚！哼！”

元璋怒：“和尚怎么了！和尚怎么了！和尚不是人啊？”

大公子：“是人！是人！”

二公子：“大哥，算了，别跟他罗嗦了！”

二人嬉笑着离去。

元璋：“两个混帐东西！”说完又躺下。

13、路上。当日。

一女子见他们走来，闪到一旁。

大公子：“还是老办法，不能让厨房给他送饭。”

二公子：“对！饿死他！”

不一会，马氏蹑手蹑脚来到监房前：“夫君！夫君！”

元璋睁开眼：“哎，是你来了！”

马氏：“我才知道你关在这里。发生什么事了？”上前拉住元璋手。

元璋：“是你非晓，前天在营房议事，父帅突然发怒，将我关在监房。我也莫名其妙！”

马氏：“刚才我在路上听我两个兄长嘀咕，要将你置于死地，可能就是他们妒忌于你，对你起了不良之心。”

元璋：“啊，原来如此！他们可能是怕我夺他们的位子。”

马氏：“不要急，待我先去给你拿点吃的，然后再向干爹、干娘说情。”

元璋：“如此甚好，我都两天没吃了。”

马氏：“好，我就给你拿东西吃。”

两人依依惜别。

14、厨房。夜。

一个胖厨师正将一笼蒸熟的馒头倒在案板上。然后吹着口哨又去蒸另一笼。

马氏在窗外偷偷看着。见无人，迅即向厨下拿了几个馒头用衣襟包住。刚出厨房，可巧与张氏撞个面对面，她恐义母瞧透机关，忙将馒头纳塞入怀中，

一面慌慌张张向张氏请安：“干，干娘安好！”

张氏见她慌张情状，心知有异：“我儿这般时候来在厨房做甚？”

马氏：“我，我，口渴了啊……。”

张氏：“口渴何不叫丫鬟送茶？”

马氏：“这，这……。”接着，她柳眉频蹙，珠泪双垂。

张氏：“我儿不必惊慌，有甚事只管对为娘说来。”然后带她入室，屏去婢媵，问：“到底是什么事，说与干娘。”

马氏伏地大哭：“是我听说元璋被押在监房，两天水米未进，特在厨下拿了几个馒头，欲给他送去。正好碰上干娘……。”

张氏忙令解衣：“傻女儿，赶快解衣取出来！”

马氏把衣解开，欲取出馒头。那馒头尚热气腾腾，粘着乳头。好容易将馒头除下。双乳几成焦烂。

张氏见此，不禁泪下：“来人！”

侍女：“来了！夫人有何吩咐？”

张氏：“快去拿些烫伤药来，与小姐涂在伤口上。”

使女：“是，夫人！”

马氏哭泣：“都是两位兄长，在父帅面前诋毁于他，才使父帅对他起了疑心，惩罚于他。”

张氏：“这两个不肖子……，待我与你父帅说起，放元璋出来，也就是了……。对了，等会让厨子送些饭食给元璋吃就是，你不必自己去了。”

马氏：“是，干娘！……再带些肉汤。”

张氏笑道：“好了，娘一定让他们送去。”

使女送上药来，给马氏涂药。

15、卧房。当夜。

子兴与张氏躺于床上。

张氏：“老爷，元璋何以被关？”

子兴：“听说背后对老夫有些不敬，说我不懂军事。”

张氏：“何人对你言及？”

子兴：“自然是你那两个宝贝儿子。”

张氏：“休要信这两个孽障所言。他们两个是兴风作浪，惟恐天下不乱。元璋忠心耿耿。一定不会负你。”

子兴：“这个，这个，我本也不信，只是一时难辨真假。明日放他出来也就是了。”

张氏：“这就好……白天累了，早点睡吧。”

16、元璋馆舍。日。

元璋掀开马氏的衣襟看过：“小姐为我受苦了。胸膛烫成这样！”

马氏：“不要紧，只要夫君能安全回来就好。”

元璋：“你这两个义兄心胸实在狭窄。他父对我有恩，难道我会对他们有什么妨碍吗？”

马氏：“那自然不会。不过以后对他们小心一些吧。”

使女上，送茶：“公子，请用茶。”

元璋：“好，你下去吧。”

17、教场。晴。

子兴在校场操练兵马，突然探马飞驰而来：“报元帅！”

子兴：“何事？报来！”

探子：“徐州彭大、赵均用率众来降，要谒见主帅。”

子兴面露笑容：“好啊，开城迎接！”

探子：“得令！”

子兴：“前些时间还说到他们。走，咱们一同迎接！”

18、元帅府门外。日。

子兴与来客以宾主礼相见。

子兴：“久闻二位将军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相见，不胜荣幸。”

彭大、赵均用：“惭愧，惭愧。我等要打扰郭元帅了。”

子兴：“请在府内一叙！”

彭大、赵均用：“如此，元帅请！”

子兴：“二位请！”

分宾主坐下。使女上茶。

子兴：“二位突然来访，所为何事？”

彭大：“元帅有所不知，自我俩同李二一起在徐州起义以来，一直受到元兵攻击。近日更甚。我等一时大意，徐州又被元军夺取。”

子兴：“那李二将军呢？”

赵均用：“战败后，他带领一些人马夺路逃走，尚不知他生死如何。”

子兴：“唉，真是一大不幸。那么，二位今后如何打算呢？”

彭大、赵均用：“今我等如丧家之犬，企望元帅收留，不胜感激！”

子兴：“严重了，二位到来是看得起我郭某，我郭某求之不得。来人！设宴款待二位将军！”

19、宴席。日。

设宴款待，饮酒谈心。

突然，探马驰入：“报！”

子兴：“何事惊慌？”

探子：“元军追兵赶来，将到城下了。统帅叫做贾鲁。”

子兴不禁皱眉道：“元兵又来，如何对待？”

元璋起而言道：“元军乘胜而来，势不可当，不如坚壁清野，固守勿战，令他老师旷日，锐气渐衰，方可以逸待劳，出奇制胜。”

众闻言，注目视之。

彭大、赵均用问子兴道：“这位公子是何人？”

子兴答：“小婿朱元璋。”

彭大便道：“令坦所言，未尝不是。但闻足下起义濠州，战无不胜，此刻元兵到来，何妨出城对敌，杀他一个下马威，免使小覷！某等虽败军之将，也可助公一臂，聊泄前恨。”

子兴鼓掌：“善！我等就立即整备与元军厮杀！”

元璋：“父帅！父帅！”

子兴：“你的意思为父明白，但今日得有新生力量加盟，正是展示我军实

力的好时机，备马去吧！”

元璋不便再言，勉强答应：“遵命。”

20、城门外。晴。

子兴、朱元璋、大公子、二公子等出城迎敌，彭、赵也率众后随。

方才布成阵势，元军已大刀阔斧，冲杀前来，兵卒似蚁，将士如虎。

郭子兴军任奋力抵拒，还是支撑不住。子兴正在慌忙，忽后队纷纷移动，退入城闉，霎时间牵动前军，旗靡辙乱，子兴拨马就回，元军乘势抢城。

元璋带领健卒，奋力拼杀，将元军战退，收兵入城。

元璋阖城固守，登陴御敌。

元军复来猛攻，由元璋昼夜捍御，勉力保全。

21、元帅府。日。

子兴独坐元帅府。闷闷不乐。

彭大到来，对卫兵说：“请通禀元帅，彭大求见。”

子兴：“彭将军请进。”

彭大进帅府：“元帅，彭某无用，未能帮助元帅取胜。”

子兴：“说也奇怪，怎么就突然退兵了呢？”

彭大：“元帅有所不知，原因是赵均用后队退兵，因此引起军心散乱。”

子兴：“原来如此。我看错人了。多谢彭将军相告。”

彭大：“元帅心中有数就是，彭某告退。”

子兴：“恕不相送。”

彭大出门而去。

子兴在屋内度步。

赵均用到来对卫兵道：“请通禀元帅，赵均用求见。”

子兴：“进来吧。”

赵均用进帅府：“元帅，赵某无用，未能帮助元帅取胜。”

子兴：“我知道了。既已投到本帅帐下，就当奋勇杀敌，何故怕敌退缩？下次再这样，一定军法从事！”

赵均用：“这，这……。”

子兴：“下去吧！”

赵均用悻悻而退。

孙德崖来到帅府，对卫兵说：“禀元帅，孙德崖求见。”

卫兵：“孙将军求见！”

子兴：“孙将军请进！”

孙德崖：“孙某来迟，元帅受惊了！”

子兴：“在此紧急时刻，孙将军能突围入城，子兴甚是欣慰。”

孙德崖：“孙某此来是想配合元帅出战，以便杀掉元军威风，将他们赶到徐州以北。”

子兴沉思片刻：“这个，暂时可能有些困难，我军刚刚失利，是否再等几天？”

孙德崖：“只怕元军招来更多部队，形成合围，而我军将士丧失士气，反而不好。”

子兴：“我考虑，还是元璋的主意较好，再守几日，待元军放松警惕，我

军再出战，可一举击败元军！”

孙德崖：“子兴，看来你不以孙某之言为意？”

子兴：“此言何意？”

孙德崖已有些不快：“当初濠州起兵时，咋两旗鼓相当，只是你较我年长，我才奉让一筹，让你作了主帅……”

子兴也不快：“德崖休得如此说，领军要凭才能，尔有何德能？”

孙德崖：“好好好，孙某无德无能，尔又有何德何能？”说完拂袖而去。

子兴指其背说：“大胆，竟不把本帅放在眼里，这还了得？”

22、大街。夜。

元璋正骑马逡巡。

忽然有一家人跑来：“公子，公子！慢走！夫人要你速速回府！”

元璋：“何事如此惊慌？”

家人：“夫人要你速速回府！”

元璋：“未说何事？”

家人：“小人不知。”

元璋：“好吧！”说完，加鞭飞驰而去。

23、帅府。当日。

元璋门前下马，大步进入帅府。

张氏在座，已哭得似泪人儿一般。爱妻马氏，也在旁陪泪。

元璋不禁惊诧起来：“岳母何故悲伤如此？”

张氏呜呜咽咽：“元璋，大事不好！”接着仍大哭。

马氏旁答道：“我的义父，被孙德崖赚去了，生死未卜，快去救他！”

元璋闻言，也不及问明底细，三脚两步地跑出室外：“来人！”

多名亲兵持武器应声来到：“公子有何吩咐，吾等即刻前往！”

元璋边跨马边对一家人说：“尔速报彭大将军，元帅有难，让他到孙德崖家去！”

家人：“是！”飞跑而去。

元璋：“随我来！”迅赴奔出门去。

24、孙德崖府上。夜。

元璋驰入孙门，下马，突被门卒阻住。

元璋回顾左右道：“我受郭氏厚恩，忍见主帅被赚，不进去力救么？兄弟们替我出力，打退那厮！”

众亲兵奉命上前，个个挥拳奋臂，与门卒一阵搏杀。

元璋当先冲入，跨进客堂。

孙德崖正与均用密议：“先将他押在此地，回头再做道理。”

孙德崖见元璋到来，料知来救子兴，恰故意问道：“朱公子来此何干？”

元璋厉声道：“敌逼城下，连日进攻，两公不去杀敌，反赚我主帅，意欲图害，是何道理？”

孙德崖道：“我等正邀请主帅，密议军机，不劳尔等费心。你且退去！守城要紧，休得玩忽！”

元璋道：“主帅安在？”

德崖怒目道：“主帅自有寓处，与你何干？”

元璋大怒。方欲动手，蓦闻外面有人突入道：“均用小人，何故谋害郭公，彭大在此，决不与你干休！”

元璋闻声，越觉气壮，雄赳赳地欲与德崖搏斗。

孙德崖：“元璋小儿你要造反吗？先吃我几拳！”

说完拉开架势与元璋斗起来。两人各使手段。

斗了一会。未见输赢。

孙德崖先住手。他见元璋、彭大手下带有无数健卒，陆续进来，挤满一堂，不由得怕惧起来：“二位，主帅已返，不在我家。”

元璋愤答道：“可让我一搜吗？”

孙德崖尚未答应，彭大已从后插嘴道：“有何不可？快进去！快进去！”

于是元璋快步而入，直趋内厅。正四觅无着，陡闻厅后有呻吟声，蹑迹往寻，见有矮屋一间，门已上锁，当即毁门进去。

屋内只有一人，铁链银铛，向隅暗泣。

元璋凝目视之，不是别人，正是郭子兴。

元璋：“父帅休怕，是元璋前来救汝！”说完忙替他击断锁链。

子兴：“若非我儿赶来相救，我命休矣！”

元璋：“来人！来人！”

亲兵应声而入。

元璋：“将元帅背出去！”

元璋同亲兵背子兴经大堂而出。

德崖与均用，睁着眼见子兴被救，无可奈何。

元璋即偕彭大趋出，临行时又回顾德崖道：“君与主帅同时举义，素称莫逆，如何误听蜚言，自相残害？”

元璋又语赵均用道：“天下方乱，群雄角逐，君既投奔至此，全靠同心协力，共图大举，方可策功立名，愿此后休作此想！”言毕，拱手而别。

孙赵两人，神色惭沮，反彼此互怨一番。

孙德崖：“就怪你多嘴，不然怎么会发生这等事？险些犯了大错。”

赵均用：“也不能全怪我，你……。”

孙德崖：“算了，你走吧！”

赵均用：“哼！悻悻离去。”

25、城楼。月光。冬春之交。

元璋、大公子同手下在城楼巡视。一平民打扮的青年来到面前。

元璋、大公子：“此去探到什么消息？”

青年：“二位公子，下属有好消息禀报。”

元璋：“讲来。”

军官：“元军统帅贾鲁，在营罹病，日渐加剧，恐不久于人世。”

元璋大笑：“以逸待劳，妙！他们不久就会撤兵！”

大公子：“怎见得？”

一亲兵突然喊起：“公子，你看！”

隐约可见城下元军开始拔起帐篷。

元璋：“看来元军退去矣！”

大公子：“是否乘机出击？”